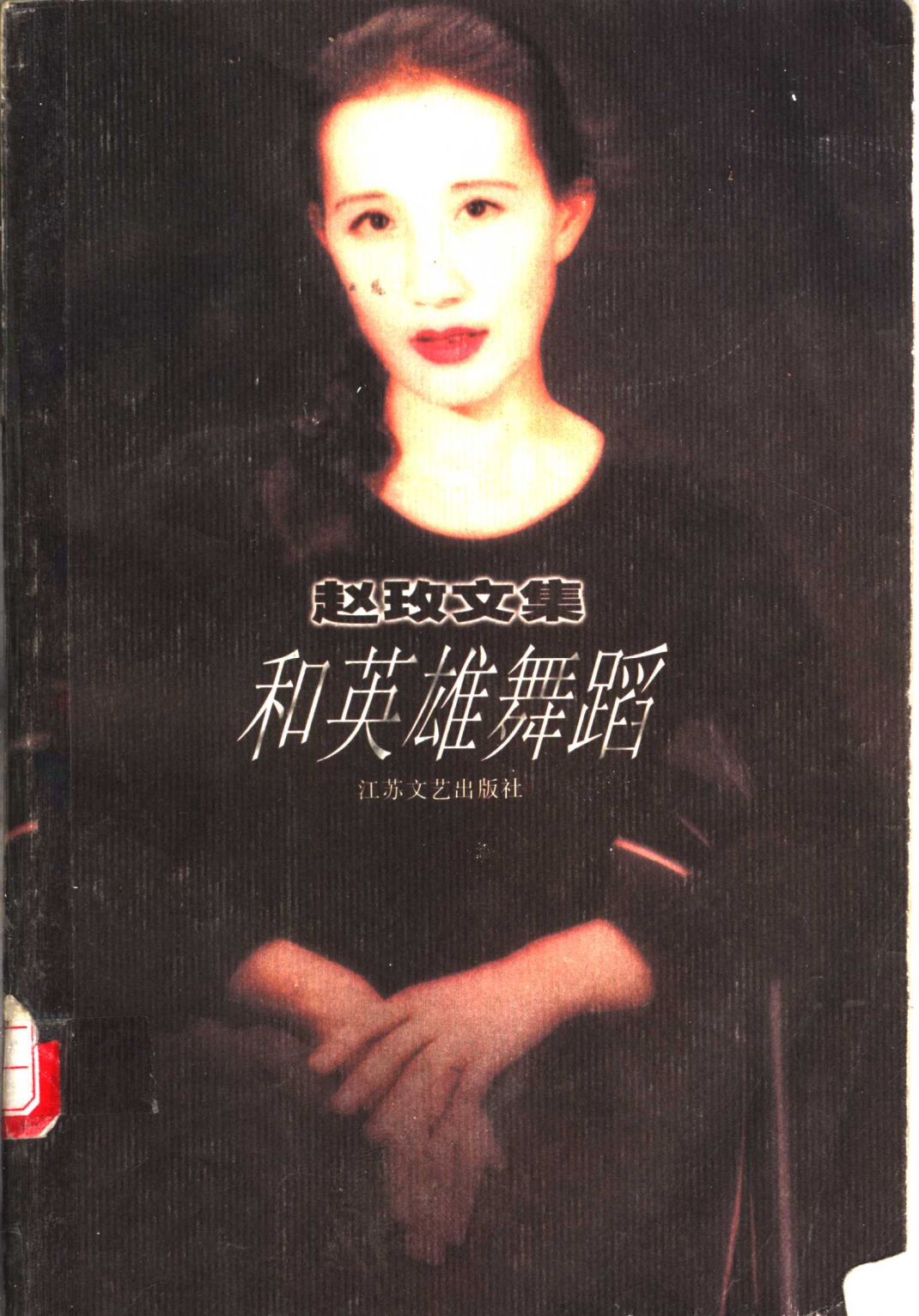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woman, Zhao Zhen, with dark hair,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She is wearing a dark, possibly black, top.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The lighting is soft, highlighting her face and neck. Her hands are clasped in front of her, visible at the bottom of the frame.

赵玫文集

和英雄舞蹈

江苏文艺出版社

赵玫文集
和英雄舞蹈

江苏文艺出版社

和英雄舞蹈

作者：赵 玫
责任编辑：陈敏莉
责任校对：子 城 云 飞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徐州新华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14.125

字数：280,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307—X/I·1215

定 价：70.00 元(套)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北京世妇会上与美国朋友重逢



与祖芬一道采访迟尚斌



97年夏,我们在大连创作会上



领取鲁迅文学奖



刘索拉在天津的个人演唱会后来我家



陪荒煤先生看望傣族诗人康朗甩



西双版纳的纪念



在爱尔兰使馆研讨乔伊斯作品的酒会上

赵玫短篇小说集

和英雄舞蹈

赵玫 著



目
录

无调性短歌	1
往事	19
野草莓	24
巫和某某先生	30
徒劳无益	38
海岛迷惘	44
梦中花园	51
最大限度	70
重归于好	81
死亡通知	87

目 录

苦旅	98
杀戮者	106
太阳恐惧症	121
海边传说	132
山下人说,山上有个故事	137
无以告别	146
和英雄舞蹈	159
庄严的变奏	171
偿还	179
疯女人	198

目
录

无旋律乐章	217
残局	229
谁剥夺了温莎公爵?	245
没有小股的日子,或者, 只有明晃晃的灯	263
逃亡	278
随风飘逝	287
※ ※ ※ ※ ※	
搥英雄泪	303

无调性短歌

乡村的土路很空旷。寂寞而长。不情愿地伸向一个看不见的远方。

我们的故事已经很长了。到今天。时间什么也不能说明。也许我们该后悔,我们彼此并不相爱。有时,我们会陷入一种无望的挣扎中。爱不是挣扎。后悔也无济于事。要说的话,好像最终都现出破绽,要不就是无足轻重,是无聊。我们反复去那间咖啡屋,听那些拙劣无比的卡拉 OK。像被线扯着不去不行。也像是在尽着彼此的义务。他说爱有时是责任。毫无章法。我有时哭。听有调性的长笛曲《G 小调柔板》。那是十七世纪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乐曲,浪漫而又充满忧郁和悲伤。人哭起来的时候,有时也不令人同情。因为连我自己都厌烦我自己的眼泪。他就更不用说了。在我们彼此争吵以后,让步的那个人,永远不是他。

我走上那条土路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好像我变成了一只山林中的小鹿。好像又回到了什么遥远的期待中。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路两旁的白杨树枝杈很高地耸上夜空。月亮悬着。哗哗响的白杨树树叶随四季而枯荣。那一年下了一场大雪,覆盖了这条崎岖而长的路。汽车驶过,卷过一路雪尘。那雪弥漫

着，再飘飘洒洒地飞落下来，重新覆盖那条路，重新覆盖岁月。

怎样把无望变成有望？

我如此问起他关于那段往事。茶几上是他抽剩下的那半盒香烟，懒散而随意地躺在那儿。因为烟抽得多了，他总是咳嗽。关于那段往事他说他忘了。他确实忘了，无论怎样启发。他说，记忆，有时像被慢慢蚀掉的一片朦胧的背景。但他明明也有不忘的事。我对他讲，尽头就在眼前。他说我是言过其实。窗台上的花儿都开了。是开花的季节，颜色很斑斓。他也很兴奋。我告诉他，我想要的是那串蓝色的玛瑙石项链。那蓝色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是一种神秘的关于圣洁的启示，也是天空和大海。他答应了。很不耐烦的样子。我知道了我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他走来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是个爱情故事。不过是一段迟早该忘掉的往事。我让他抓紧我的手。我让他亲吻。我总是渴望和他亲近和他在一起。尽管总是分离。但却谁也走不出对方的手臂。好像我已变得残废，变得不会走路，不会独立思考，不会主宰我自己。那样的事今后还会发生吗？我竟然把心灵交给别人来操纵？

先是告别了年轻的母亲，我就跟上了那支队伍。在一场我们那个年龄的人谁也不可能幸免的从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中，我到了那个善良的外祖母家。到乡下的亲戚家落户之于母亲是不得已的最后的选择；而之于我，可能就是为了能找到一片最后的温情的营地。那么荒凉，荒凉而遥远。然后我的外祖母就站在村口的那口枯井边，无限怜惜地把我接回了她空空荡荡但却温暖的老巢。

这就是家。

荒凉而贫脊、空旷，有一望无际的田野，杂草丛生，没有水，有那通向尽头的土路。

我步履蹒跚摇摇晃晃。远方是西斜的落日。外祖母把一个大眼睛的姑娘叫到我面前。她很美丽头发很黑。她有点憨地直望着我。目光中没有敌意。外祖母说，这就是你的表姐。你就叫她春

儿。春儿是大姨妈的大女儿。从另一个城市来，却像来自另一个国度。春儿的笑没有任何含义。傻乎乎的样子。春儿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一副知天安命的架势。春儿戴着一顶破草帽。破草帽遮住了太阳也掩住了她苍白的脸。她友好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我告诉她我叫玫。就这样我和春儿一道住进了外祖母的东厢房。土炕上是破旧的席子。春儿说家很好。春儿长年一直穿那件紫色的条绒上衣。

听那钟声。每个清晨。早上的太阳升起来。我和春儿去挣工分。挣自己的口粮。我们拿着镰刀清晨即起走出小院。从此，我养成清晨即起的毛病。我把自来水弄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惊扰了他的梦，他便痛骂这是创伤时代的后遗症。他诅咒创伤时代。而我却总是怀念上工的钟声。那么清脆而明亮的一种声音，被生产队长每日敲响。我开始喜欢上工。喜欢唱一些好听点儿的革命歌曲。我被庄上穿破烂衣服的乡亲们宠爱，而我的表姐春儿却总是默默无语地陪伴在我身边。慢慢春儿在我的眼里变得无足轻重又须臾不可离开。我可能是喜欢她就像我曾经喜欢你。

有人说之于你，之于你这样一个不息的女人，分离将是个永久的主题。那么何以抱怨，何以后悔，何以再吝惜你的感情。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他已经听过了我唱给他的不懈的歌声。没有什么可留恋也没有什么可迟疑的，该说的已经都说过了。我们去过了街心公园。去过了深夜中的白杨林。去过了路边的冷餐厅。也去过了白色的沙滩。我们的身影已无处不在。我们在激动、在疯狂、在恐怖也在柔情中经过。还该有什么？但我们确实弄不清我们彼此是不是相爱，是不是能经受考验。决心不再提起蓝色玛瑙石。这蓝色的玛瑙石也是个了不起的禁忌。他永不负疚。他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好的女人。只是机遇。我放下了打给他的那个无聊的电话。我原以为他一直在等这个电话。最后的结论是：一切具体的爱情都是短暂的。那么，什么是永恒？当月亮升起……当贫困的

山庄缓缓升起黄昏的炊烟……当严冬到来下起了那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当两个赤裸的肉体焦灼在一起……

生命诞生了。

灵魂也诞生了。

他终于决定和我去那个遥远的城市探望我病中的大姨妈。他说他当然懂得爱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包括,一个人将改变他毕生的生活道路。而这一切很偶然。很偶然也很简单。他说,你总是愿意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不堪,现在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你不要总想着背叛和逃跑,而是一辈子老老实实在地跟着我走。

我透过百叶窗上的白色亮光讲起那段往事。他躺在床上。他正在生病。他说,你过来,靠近我。然后我轻抚他光滑的肌肤,如流水般的坚硬。汗水使他的周身变得冰凉,我远离他,听任他的呼吸慢慢粗重。我想说,如果真到了那个过不去的时刻,但愿我们彼此能坦诚。

他睡着的时候,脸上的那些胡子就如杂草般偷偷疯长了起来。他有很多的胡子,匆匆忙忙,而心却永远单纯而透明。醒过来后知道,原来他就在我身边,一种伸手就可以触到的安全与宁静感就会即刻袭来。在每个这样的夜晚。然后他伸出手臂紧搂住我。然后他睁开眼睛,那里边就会闪动着战士的光彩。一种冲锋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主宰着他。后来我把我的手从他的手中拿开了。我离开了他。离开了那个床那个夜晚,那是第一次。

我离开他的那个时辰满心忧伤。

我谨慎打开西厢房的木门,发现那里原来是一个谷仓。谷仓里发出来很浓郁的粮食味儿,并且密不透风。深夜里,我总是听到谷仓的木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睁开黑暗中的眼睛,看月光正透过窗棂照射进来。像流泻的水般的柔情。预感在形成着,可我们懵懂一如初生的婴儿。只有着火热的心,火热的干劲和汗水。

那个时辰毕竟是已经遥远了,被缓缓地蚀掉了。我们睡在东厢房的土炕上。春儿的呼吸慢慢变得平稳。平稳而顺畅。我透过月光看到了她苍白的脸。她紧闭着双眼。她的黑色睫毛在夜的包笼下瑟瑟抖动。那一晚春儿好像久久未睡。然后她轻声呼唤醒着的我,她说,玫你懂吗?其实生命对于任何人都是重要的。

我深夜拨通电话把他惊醒。

我说,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了,什么叫严守秘密。你要我为你守密吗?守住你的心……

他愤怒截住我的话。他说,一些好女人就是这样慢慢变得无聊起来的。他还说,他毕生最最痛恨的一件事,就是有人把他吵醒。

我说,我们讲和吧。找个地方去喝酒。听卡拉 OK,哪怕很拙劣。像我们当初那样。

什么时候?

就现在。

他竟然勃然大怒,他说你疯了吧。要不就是你的爱情太浪漫。浪漫到奢侈。我几乎无法消受。我同意给你买那串蓝色玛瑙石的项链。我同意。无论多么贵。我同时还想提醒你,你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成熟女人了,浪漫将会使你变得做作。好吧!

那么,总该有个办法补救。

我把那个空了的电话继续抓在手中。我想其实当初我就知道,在我与他之间潜藏着一种看不出的无望。现在,那扇窗关闭了。但窗外的景色依旧。半空中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他的声音终止后,黑夜像正在拥挤而来的烟雾,越来越浓重地塞满了那间空茫茫的小屋。清晨的时候,花闭合了,因为花期毕竟短暂。我说,不,你别……他还是毅然放下电话,让他自己的声音消逝。没有永不消逝的东西,包括一切。当然也包括我和他。肉体和精神。包括那一首十八世纪《G小调柔板》。包括一切物质连同蓝色玛

瑙石。

他说他已经说过他爱我。他说这样的话之于一个像样的男人他一生只能说一次。

后来,我再度闻到那谷仓的气味。那气味很浓郁,使人难以忘怀。再后来,我和春儿都象征性地长了0.5的工分。再再后来,冬天到了,我就系了腰上的麻绳,开始穿着破棉袄在村中奔走。

没有人对我们讲过,所以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是青春的傻子,而却全身心向往着那个欧罗巴大地上徘徊的灵魂。没有卡拉OK,更没有什么蓝色玛瑙石,只是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雪。在那个下雪的夜晚,春儿开始低声呻吟。那呻吟声很遥远。是从对面的谷仓里发出来的。在那音乐般的呻吟声中我睡着了。因为大雪不停地下,使人感到安全和温暖。有一度我可能是真的睡着了。但很快我被一阵哭声和喊叫声吵醒。心在胸口里怦怦跳。像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我们青春无悔。十七岁的时候没有梦。我裹上破棉袄。炕上没有春儿。我跑出去看。吵闹声是从外婆的房间里发出来的。雪那么大,漫山遍野。雪不终止也不停留。天很亮,是暗红色的,很浓重的那种红。然后我很奇妙地发现雪地上有一道爬过的痕迹,可能是在把一个什么很沉重的物件拖走。被划破的雪上同时有一道淡淡的血印伴随着。春儿的呻吟声没有了。谷仓的门开着。

然后是撕心裂肺的叫声。在后院。

像有谁被宰杀。

那声音让我觉得阴森可怖。我们全家都听到了。我光着脚踩着冰凉的雪飞快跑进外祖母的房间。我让她紧搂着我。我被家里这个下雪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吓坏了。

我听见外公开始用尖利的声音喊着,你还不去看看她,怕是要养活孩子啦!

外婆开始推开我,颤颤巍巍地往门外走。